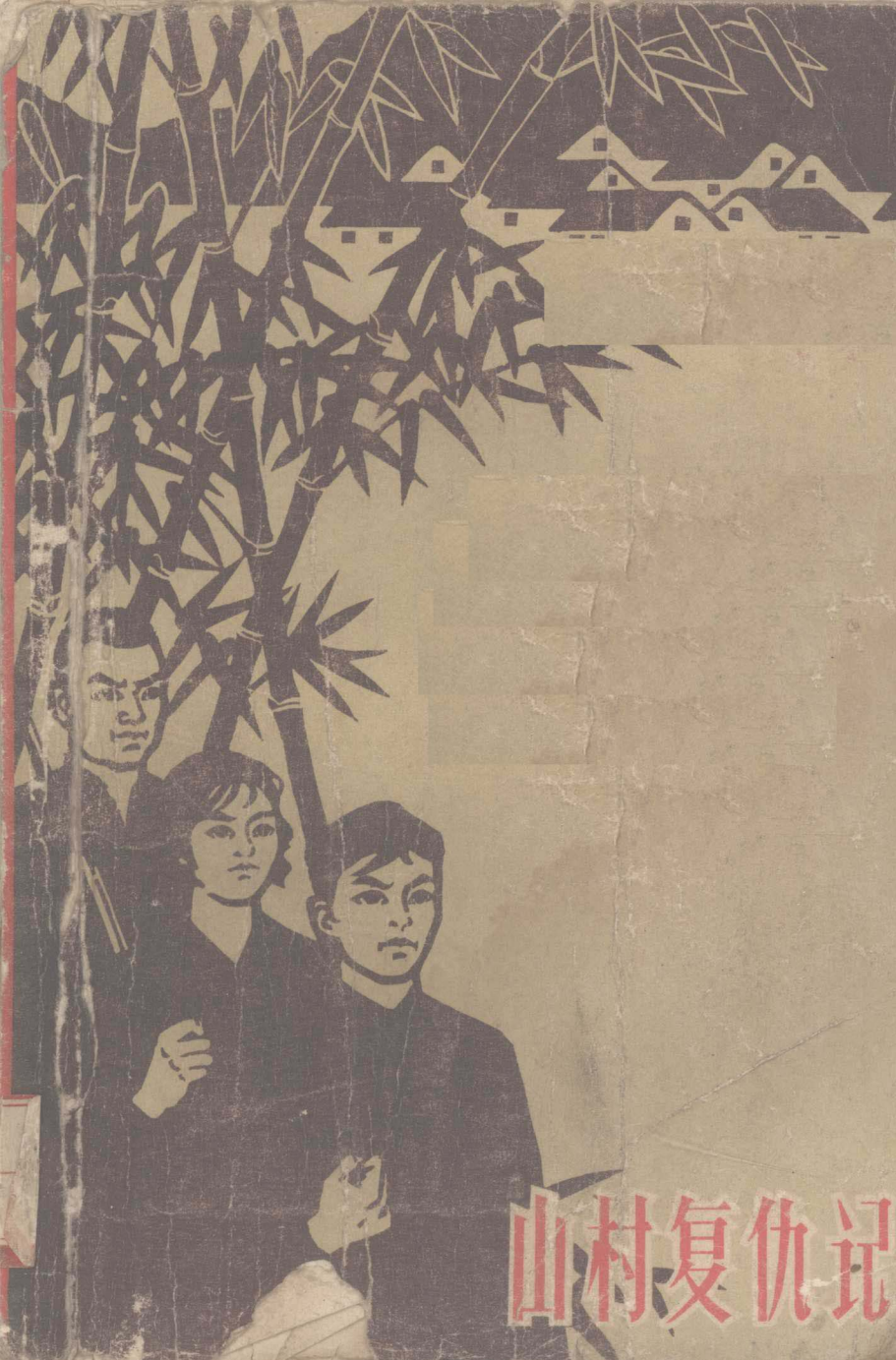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村复仇记

1.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the existence of a s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(1) for arbitrary values of the parameters  $\alpha$  and  $\beta$ . It is shown that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(1) has a solution for arbitrary values of the parameters  $\alpha$  and  $\beta$  if and only if the condition  $\alpha + \beta = 1$  is satisfied.

2.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se  $\alpha = 0$  and  $\beta = 1$ . It is shown that in this case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(1) has a unique solution for arbitrary values of the parameters  $\alpha$  and  $\beta$ .

3.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se  $\alpha = 1$  and  $\beta = 0$ . It is shown that in this case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(1) has a unique solution for arbitrary values of the parameters  $\alpha$  and  $\beta$ .

4. The fourth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ase  $\alpha = 0.5$  and  $\beta = 0.5$ . It is shown that in this case the system of equations (1) has a unique solution for arbitrary values of the parameters  $\alpha$  and  $\beta$ .

## 內 容 說 明

《山村复仇記》是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分上下两册出版，这本是下册。

小说是描写广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的。主人公王群、徐翠、黄干和一批青年干部，投入了这场火热的斗争。他们在一个土匪十分猖獗的环境下展开工作。初期，我们地方的武装力量较弱，王群等同志组织和发动群众，粉碎了敌人的暴动计划，挖出了暗藏的敌人，随即转入了主动，然后配合解放大军的进剿，全部消灭了土匪，并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，终于把万恶的匪首生擒活捉。

小说内容丰富，斗争尖锐、复杂，情节紧张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插图：邵伟尧

装帧：翁文希

山村复仇记 下册

刘玉峰著

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（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印张：9  $\frac{5}{8}$  · 195千字 · 插页 · 9

广西僮族自治区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一号

1965年7月第一版

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

196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80,200册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三章  | 浩劫之后 ..... | ( 361 ) |
| 第十四章  | 进剿以前 ..... | ( 388 ) |
| 第十五章  | 斩断魔爪 ..... | ( 413 ) |
| 第十六章  | 山村沸腾 ..... | ( 444 ) |
| 第十七章  | 匪巢初战 ..... | ( 472 ) |
| 第十八章  | 虎穴斗智 ..... | ( 506 ) |
| 第十九章  | 狭路相逢 ..... | ( 531 ) |
| 第二十章  | 万众搜山 ..... | ( 556 ) |
| 第二十一章 | 日暮途穷 ..... | ( 579 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复仇雪恨 ..... | ( 606 ) |
| 第二十三章 | 根绝匪患 ..... | ( 627 ) |
| 第二十四章 | 向前进 .....  | ( 646 ) |

### 第十三章 浩劫之后

要提意見的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黃五生。

王群和五生走進黃干的家，黃干跟在後面。屋子裡，沒有了女主人和孩子，顯得特別冷清。觸景生情，三人一齊陷入無比的情怒與悲悼中了。因此，坐下以後，五生却一言不發，只是掏出小煙袋，準備吸煙。然而，敵人的瘋狂燒殺，黃四保的野獸行為，卻緊緊地攔住了他的心，憤怒使他的周身血液沸騰，不能平靜下來。他雙手顫抖地往煙鍋裡裝煙絲，但怎么也裝不進去。最後，干脆抱著煙袋不動，放大嗓門，硬朗朗地叫一聲：“區長！……”嘴巴動了几下，黃豆般的淚珠，隨著撲搭搭地流了下來，就又講不下去了。王群眼見五生的激動，黃干的沉默不語，雖然心情也很不平靜，還是竭力壓抑着自己的感情，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五生大伯，低聲地說：“不用難過。有話儘管說吧！”然後，看了黃干一眼說：“你到外面看一下去吧！我們在這慢慢談。”他指的是要黃干去看看安葬老婆、孩子的準備情況。

黃干說了一聲“好”！起身向外走去。王群便又一次催促五生道：“大伯，有什麼意見儘管提吧！說錯了也不

要紧。”

五生开始是想把对敌人的愤怒，尽情地在亲人面前发泄一番的。但，当屋子里只剩下他和王群的时候，他忍住了气愤，竭力装出平静的样儿来对王群说：“区长你说说，这些土匪该杀不该杀？”

王群一时还没有完全弄清老人家的想法，就随口答道：“该杀！”

简单的一句话，又大大引起了老人家的激动。五生迫不及待地追问一句：“那你们过去为什么不把抓住的土匪统统杀光宰尽？”

王群这时，才清楚地觉察到：原来，五生是对党的“宽大政策”有误解。于是，他进一步引导道：“你老人家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还有什么意见，统统都说出来吧！”

“好，我说！”五生接着说下去：“区长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乡下不少人这样说：‘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共产党太宽大。’共产党对我们老百姓，有一千条一万条说不完的好处，就是对土匪太宽大了点。区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老人家有意地停了下来，想听一下王群的反应。

王群也猜透了老人家的心情，但却把自己的想法按下不表，接着反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说呢？”

五生端出了自己积在心头的想法，说下去：“我说，你们一解放，就应该把国民党的那些伪人员，象苏振才呀！李奇呀！统统关到监牢里去；对当土匪的那些人，象林崇英——你知道吗？林崇英就是林崇美的哥哥，是个土匪司令，你来这工作以前就捉住了——还有蒋老九、黄维心，这些人，都应该统统杀掉，连张牛、李虎那样的小土

匪也不應該放掉。你聽說過嗎？現在當土匪的，有過去被抓過，三擒三放的。不是對土匪太寬大了嗎？”

聽着老人家的話，王群感到很高興，他用着堅定的語氣毫不含糊地說：“大伯，你反映的這些意見很好，這是你階級覺悟提高的表現，我們也正在考慮這些問題。”

一句話又引起了老頭子的無比憤怒，他氣沖沖地說：

“這是逼上梁山呀！王區長，你不知道，年青的時候，我也和你們一樣，整天東跑西串，愛管閑事，人家還給我送個外號叫‘百事管’呢！可後來，為亞四拉壯丁的事，逼得我死去活來，才慢慢消沉了下來。所以，解放後，儘管知道共產黨是為窮人辦事的，也知道剛才向你談的那些情況，可是，一聽見土匪天天講，要殺這個殺那個的，不准窮人與解放軍、共產黨接近，我也就更怕管閑事了！可現在不一樣了，你越怕就越遭災。誰還怕他呢！再怕就活不成了。還是和他們這些吃人的豺狼拚了的好！”說到這里，他似乎一肚子的气出完了，就又裝起煙絲吸起煙來。

這些發自肺腑的話，使王群大大地受了感動，他的心裏亮了，黨教育我們要當群眾的小學生，真是不錯呀！五生講的話是對的，敵人的野獸行為，教育了群眾，群眾的覺悟，又教育了自己。現在，如何把群眾的這種覺悟，進一步提高，引向黨所指引的方向，這就是他作為一個黨員的責任。於是，他又把話頭引向黨的剿匪政策上來：“大伯，你老人家講的話很對，在凶惡的敵人面前，只有進行堅決的鬥爭，才能取得勝利。不過，這種鬥爭，正如你自己的體會一樣，不是一帆風順的，是要經過曲折、複雜的發展過程的。就好象我們上山，有時可以走直路，有時也

要走弯路，有时走近路，有时也不得不走点远路。但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怎样更快地爬上山顶。对敌斗争，也是这样，我们的政策是：镇压和宽大相结合，对于那些坚决反革命，血债累累的顽固不化分子，必须杀掉或判刑，但，还有些是可以争取改造的，他们有的是受骗的农民，本来对党和政府并无仇恨，有的虽然曾经对人民犯过罪，但只要真正地愿意悔改，并且有助于我们消灭土匪，那就能得到我们的宽大处理。总之，无论镇压与宽大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尽快地打击、分化、瓦解敌人，更快地消灭土匪。当然，在执行政策中，我们是有缺点的，某些狡猾的土匪钻了我们‘宽大’的空子，我们没有密切地联系群众，把不该放的放掉了，李虎就是一个例子。今后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。不过，一切政策如果要贯彻得好，都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。大伯，你想想，土匪和我们是势不两立的，我们不打它，它就要打我们，这一次土匪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，不就是一个证明吗？只有我们全体农民群众起来，和政府一道，与土匪进行坚决的斗争，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土匪，否则，就会有意无意的给土匪留下‘防空洞’。你说对吗？”

五生虽然低着头按着烟丝，思想却全部集中在听王群的话上。他把烟嘴放到嘴边，却忘记去点火。当王群突然向他提出问题时，他立即抬起头来，全神贯注地望着王群，连忙说：“是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区长说的一点也不错。”他被王群的话深深地打动了，觉得眼睛突然明亮了好多。年轻的区长，虽然比自己小了三分之二的年龄，可是对问题的分析却如此全面、深刻！他把烟袋向桌上一

放，猛地站起来，上去拉住王群的手。王群也热情地站起来，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。

这时，只见徐翠、黄容、还有亚四等，许多干部、民兵和群众走了进来。王群正想回头问徐翠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，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。

五生不等人全进屋，就陡然放开王群，跑上前去，拉住儿子亚四说：“来！”然后对着王群说：“我活了六十多岁，得过四个儿子，就养活这一个，现在，交给你，让他当民兵，和你们一块，去打土匪。”他显得十分激动。周围的人，也都被他的行动惊呆了，一个个默不作声地望着他和王群。

王群也很激动，他仔细望了亚四一眼，满口赞扬说：“听说你护卫了玉英，你干的很好！将来一定会成个民兵英雄”亚四望着王群，显出一副高兴的神色。

这件事，使王群想起了玉英，他忙回头问徐翠：“玉英现在怎么样？”徐翠说：“还在守着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棺材哭。我们想问你个事，玉英就剩下一个人了，娃娃仔家，一个人不好过日子，是不是让她搬到黄容家住？”

王群因不了解水生和玉英的关系，就问五生：“大伯，你的意见怎样？”又问黄容：“你自己同意吗？”大家都说没意见。王群就说：“大家都愿意不就好吗？还用问我！”

徐翠一看王群和五生还没吃饭，忙同黄容去烧火煮饭。刚刚烧起火，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，用篮子提了四碗菜，后面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姑娘，两手提一锅饭走

进門来。大家一見，原来是五生嬌和她的小女儿来了，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徐翠慌忙上前接过說：“五生嬌，又麻煩你老人家！”

五生嬌用衣襟擦一擦泪花說：“孩子，你和区长跑了一夜，好好吃点飯吧。唉！你們也不用难过了！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呀！”王群忙說：“我們并不是在难过，我和大伯在談工作，你坐一坐吧！伯娘！”五生嬌仍站着說：“你要好好开导开导亚四他爹，他什么也不懂呀！”略停了一下，她又补充一句“你們边吃边談吧！我还有事。”說罢就回头走了。

王群自己是有点吃不下飯的，但，为了老人家能吃点飯，不再难过，他就拿起碗筷說：“好，我們吃吧。”一边吃飯，他又一边和徐翠研究了今后工作的問題：原农会主任莫威負伤了，决定由黃客代理；叫徐翠把应救济的数字統計起来，进一步安定大家的情緒。……

还没吃完飯，屋子里就挤滿了村上的男女老少。大家想听听，五生究竟与区长提了些什么意見，也想問問区长：究竟杀不杀土匪？王群站起来迎着众人問：“大家有什么事？說一說吧！”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沒有作声。不知那个妇女在人丛中間了一声：“杀不杀土匪呀？”大家的情緒象洪水决堤一样，突然爆发了，紛紛地向王群提出問題：

“林崇英还不杀嗎？”“蔣老九杀不杀呀？”“黃四保抓住杀不杀呀？”……

王群面对着哄动的人群，摆了摆手說：“大家听我說。我的回答很簡單，党的政策是‘首恶必办，胁从不

問，立功受獎，’根據這個原則，該殺的一定會殺！你們說吧，誰是首惡？”

“林崇英！”

“林崇美！”

“黃四保！”

“黃維心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好！”王群又擺了一下手，大家立刻靜了下來。然後，他用着極其堅定的口氣說：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！人民要求殺的！政府不會無原則的寬大他！不信，你們等着瞧吧！大家的正当要求，我們黨一定會接受！”說到這里，王群望着騷動的人群問：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？”他想听听群眾遭到燒、殺、搶後的物質要求。但，大家停止了窃窃私語，却沒有人提問題。王群接着說：“沒什麼問題，就這樣吧！請大家回去想一想，有什麼要求可以隨時告訴我們！”

大家正要向外走去，只見一個民兵模樣的人，從外面擠了進來，連聲叫着：“王區長在嗎？”人群又停了下來，隨着來人，把目光轉向王群。

王群向來人一看，原是圩上的民兵，一見王群就伸手遞過一封信，說：“縣里送來的緊急通知。”王群急忙接過，打開看了一遍，一陣興奮掠過眉梢，他把信一拍，叫一聲：“乡亲们——”但，立刻又停下來，他很快的意識到：這消息不能過早宣揚。這時，徐翠也在一邊悄悄地說：“密件！”王群隨向徐翠點了點頭，轉過話題，對群眾說：“縣里通知開會，你們放心吧！我一定把大家的意

見向县里反映。”說到这里，他向四周瞧了一遍，黃干和黃容却都不在。他忙叫：“小黃！找黃干和黃容來！”他的意思是要把開剿匪動員擴干會議的通知，向村上的主要幹部傳達一下。小黃答應着跑了出去，隨着人群也慢慢地散了。

黃干從家里走出來時，人們，大部分都已回家去了，一小部分人，也正在村子里三五成群的議論着找王群提意見。因此，村子外邊的坪子上，人已不多了。靠近坪子不遠的松樹林里，停放着被害群眾的靈柩。包括玉英在內的一些死難者的家屬們，一個個扶着靈柩潸泣。松林內的小鳥，歌唱着哀悼的曲子，松濤湊和着悲壯的聲音，使周圍的一切，顯得冷森森，陰沉沉，好象天地萬物都在為死者鳴不平，為英勇不屈的人們致哀。

剛剛轉過一個牆角，一眼望見桂英和望富的靈柩，黃干不由地一陣眼花撩亂，頭暈目眩，他突然感到，身邊的一切，在旋轉，在晃動……，他目視前方，鼓足全力，緊跑一陣，猛然撲在靈柩上，痛哭起來，腦子里立刻浮起了一場場、一段段傷心的往事：

五年前，他一個人，擺脫了黃四保等人的追趕，邁着大步，踏進龍尾瑤大山，一口氣無目的地走了幾十里路，直到紅日入山，暮鳥歸巢，一陣陣涼風吹來時，才意識到，天已黑了，走累了，肚子餓了，想找个地方，飽飽地吃一餐，甜甜地睡一覺。然而，抬頭望望，已經來到兩邊大山遮天蔽日，中間只有一條石間小道的狹谷中了。抬頭望

天，只見天象一條藍帶子似地飄在頭上。他第一次來到這樣的深山狹谷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一方面希望找到人家，另一方面又怕找到人家，心情是複雜的。他想，要是有一個山洞，能背背風，取取暖，美美地睡上一覺，該多好呀。於是，他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，繼續向前，想尋找個安身之處。那知剛剛走了幾十步，就突然在右手邊，發現一個一丈方圓的山洞。黃干一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轉身走了進去，心中也不住地暗自寬慰：真是“天無絕人之路！”然而，他歡喜得早了點，僅僅是走了幾丈遠，就發現前面一片閃光。他忙站下，向前一望，忍不住大叫一聲：“奇怪！”原來，擺在他面前的，既不是山石，也不是岩洞，卻是一片碧波粼粼的水面。他小心地走近水邊，向前望去。他暗自猜想，要是這片水中，能有一片小洲，自己能設法渡過水去，在這個人煙絕迹的地方安居下來，那該多好呀！然而，他失望了，試探了許久，也沒能找到可以涉過水去的辦法。正當他望水興嘆的當兒，猛不防一只巨大的怪鳥，吼叫一聲，撲嗒嗒地從對面水上飛來，黃干一時被這突然而來的襲擊，吓得回頭就跑。還沒跑出洞口，那只怪鳥已帶着一陣涼風，從他肩上掠過，飛出洞去了。這時，他才感覺到這個洞有些冷颼颼的，不便久留。他走出洞口，繼續前進。當時的黃干，並不知道，這就是剿匪中號稱“小台灣”的絕境。水中間，的確有近似黃干所設想的那么個小島，只是沒被他發現。

黃干離開洞口，又向前走。天已黑了下來，他來到不遠的一個小山坡上，找到一個背風的地方，然後又找了一根木棍放在身邊防備野獸，才倒身睡下。

在山里，一直盘桓了三天，也沒找到个可以安身的地方。随便找点又涩又苦的野果子充饥，已支持不下去了，經過再三考虑，还是向东南走。听说平桂那边，有个什么金矿，也許能暫避一时。而这时，天色已晚，他正愁又要提心吊胆地睡在山沟里时，忽然在暮色蒼茫中发现面前的山坳里有一座古庙。

黃干滿有兴趣地进了庙門，只見庙宇有三間，正中有一座神象。走近一看，見那神生得浓眉大眼，面黑如漆，手执一把大刀，威风凜凜地站立在那里。从神象面前的香炉、跪垫来看，似乎不久还有人來烧过香呢！黃干心中暗想：这位神象，大概就是人們常講的那位过去反抗过滿清大軍的什么英雄了。他向两边一看，真个喜出望外，两边各有一堆茅草，而且象是有人睡过似的。他走到了右边的那一堆茅草前，弯腰用手扒开茅草，不禁吓得毛骨悚然。原来，茅草下面，掩盖着一个老太婆的尸体。他定了定神，发现尸体边还有一只破碗，一根被狗咬得残破不堪的棍子。黃干不禁对着尸体，长叹一声，又用茅草把她盖好，回头走向左边的茅草堆。当他正要弯腰扒开茅草时，更加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茅草却自己动了起来，接着，从中伸出一只小手。黃干定一定神，扒开茅草，原是一个年近十岁，骨瘦如柴的孩子在躺着。他忙把孩子抱起来，那瘦黃无血的脸上，已显示着生命快要离开人世的痕迹。孩子也許被黃干的温暖唤醒了，他翻开了一下无神的眼皮，顫动着嘴唇，叫一声：“餓！”

黃干忙亲热地問孩子：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餓……死……了。”孩子閉着眼，吃力地回答着，

显然，还有别的许多话，一时说不出来。

过了一会，黄干又问一声：“你妈呢？”

“丢了，那天出去讨米……”孩子又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奶奶呢？”黄干又问一声。

“奶奶，奶奶……”孩子又翻动一下眼皮，用手指了指对面的稻草堆。黄干已清楚地意识到，孩子的爸爸、妈妈都饿死了，奶奶也死在这座古庙里。他不知怎么，突然想起了桂英和望富，自己的老婆、孩子，会不会也遭到同这个孩子一样的命运呢？他不由地一阵心酸。一颗大泪珠，滴到了孩子的脸上，孩子猛地又翻动了一下眼皮，叫一声：“饿！”

黄干忙安慰着孩子说：“莫叫，莫叫，我给你找吃的来。”他轻轻地把孩子放在茅草堆上。一个人走出了庙门，望着深山，呆呆地站着，心里想：上哪里找吃的去呢？天这么晚了！他迟疑、矛盾了一阵，终于下了决心，为了孩子的生命，应该不怕黄四保的追捕，找山里的住户去。于是，紧走几步，回到孩子身边，又一次抱起了孩子。他突然感觉到，自己抱起的，不是刚才的孩子，好象是一条凉冰冰的石头。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得不轻轻地把孩子的尸体和他祖母放在一起，然后，走向那座威严的神象。

站在神象面前，他忍不住轻轻地发出了怨声：“听说你也是个穷人出身，可你怎么眼看着穷人饿死在你面前，也不显点灵验呢？你呀你！你这个无用的神！”他不由地一阵气恼，用力狠狠地照着神象的光脚打了一拳。

当他感到拳头振得发疼的时候，才又暗自埋怨起自己

来：“黃干呀黃干！你与它賭什么气呢？他是一座木雕泥塑的偶象，那能管得了人間事！”于是，又回到了孩子睡过的地方，躺了下去。

他反反复复地想着自己遇到的一切。他不知道这个万恶的世界，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？此时此地，自己的老婆、孩子身在何处？自己的一家，以后怎么办？还能不能团聚一起……？这许许多多解不开的問題糾纏着他，黃干几乎一夜沒有合眼。直到东方蒙蒙发亮，他才昏昏睡去。

一陣脚步声，把黃干从梦中惊醒，他机警地一跃而起，眨眼間就輕手輕脚地躲到了神象的背后。

不一会，听见一男一女走进了庙門，摆上了供品，原来是一对烧香还願的年青夫妇。一陣陣肉香味，鑽进了黃干的肺腑，他是多么地想、多么地需要这摆在面前的供品啊！怎么办？他仔細地想了一陣，终于想出了办法：装鬼叫。果然灵驗，听到“喔——”的一声，那对年青夫妇，就陡然站起来，一齐跑出了庙門，当黃干叫上第三声时，那对夫妇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黃干忙把供桌上的酒、肉、菜、飯，連吃帶拿，一下子就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然后，迈开大步，从庙宇的偏門出去，爬上后山，向着平桂的方向走去。这一天傍晚，黃干已离开了瑤山。当他正迈步向一个村子走去时，忽听得背后响起一陣馬蹄声。他不由大吃一惊，忙向路边躲去，但，还来不及躲开，馬蹄声已到了身边，随着传来一声吼叫：“站住！”几乎同时发出了拉枪栓的声音。

黃干回头一看，只見一个三十来岁財主打扮的人，跟随着一个黃四保似的狗腿子，来到了面前。前者背着一支

駁壳和烏枪，后者背着一支步枪和烏枪。他想，前者可能是主人，后面那个，就是通常所說的狗腿子吧。只見那个財主模样的人上下打量了黃干一番后說：“認得你老爷嗎？”

黃干仔細望了一下对方，回答說：“不認得！”

那个主人似的家伙，不禁仰天大笑，然后对黃干說：“不認得！那你一定是远路来的人，而且，一定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吧？那好得很！我正要找你的人。好！跟我走吧！”

黃干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这人是誰呢？他要找这样的人干什么呢？莫非他与黃維心有勾結，是黃維心通知他在等着捉自己的！为了把疑問解开，他沒有順从地跟着走，却开口問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找我这样的人干什么？”說着，他发现对方并没什么警惕，就看准路边的一块石头，准备在必要时死拚。

那个主人，又大笑著說：“好，听我給你介紹，我就是李家村的李猫抓，我父亲名叫李雄！这方圓百八十里，誰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你也不会不听说过吧？”

黃干一听，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，原来面前就是臭名远揚的李雄的儿子。該怎么办呢？他犹豫了一下，就决定来个順水推舟，先弄清对方的意图再說。他也作着自我介绍說：“李先生猜得不錯，我是个从家里跑出来躲壮丁的，恭城县人，姓张……”

李猫抓不等黃干說完，就洋洋得意地說：“我的眼光就是不差，一看就知你是躲壮丁的，这一下你算找到好地方了，我現在正缺人种田，你就帮我去吧！保险不会有人